

外来移民与塞浦路斯的民族形成

——兼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

何志龙

内容提要 塞浦路斯最早的居民是古塞浦路斯人;后来古希腊移民成为塞浦路斯居民的主体,他们不仅融合了古塞浦路斯人,而且先后同化了移居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惟有移居塞浦路斯的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教徒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姗姗来迟的土耳其人成为塞浦路斯的第二大民族,并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传统。

关键词 塞浦路斯 外来移民 希腊族人 土耳其族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生产力的纵向推进;另一方面则是文明交往的横向扩展,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或暴力冲突。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移民活动是文明交往的普遍形式,对文明的传播和民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蕞尔小国塞浦路斯,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活化石”,代表不同文明的多个民族在此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结构。本文旨在从塞浦路斯历史的长河中,再现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形成、演进的过程,并论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

一、塞浦路斯的最早居民——古塞浦路斯人

塞浦路斯的最早居民既非希腊族人,也非土耳其族人,而是古塞浦路斯人(Eteocyprians)。早在公元前7000—前6500年间,塞浦路斯岛(以下简称“塞岛”)就迎来了首批定居者,他们在海岸、河岸或山坡上,在有永久性水源且便于防御的地方,用石头和土坯建成圆形蜂窝状的房屋;他们以农耕为主,兼事捕鱼和狩猎,用石头制造器物及石斧、箭头等工具。据考古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定居点有15处,其中规模最大、最富特色的,首推位于南海岸的基罗基提亚遗址,故被称为基罗基提亚文化。根据从遗址中发现的器物判断,这批定居者可能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沿海地区。在公元前5700—前5500年间,可能是因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基罗基提亚文化突然消失了,从而在塞浦路斯历史上留下千余年人类活动记载的空白。

公元前4600—前4500年间,塞浦路斯出现了第二批定居者,从考古发现推断,他们可能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沿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地区。考古发现该时期的定居点多达30处,其中位于南海岸的索特拉遗址的规模最大,有房屋50多座,故被称为索特拉文化。公元前4000—前3900年间发生的地震将大部分定居点夷为平地,但塞岛上的人类活动仍然继续着。

继索特拉文化之后,公元前4000—前2500年间,塞浦路斯社会进入铜、石器并用时期,出

现了以埃里米文化为特征的村社群体,定居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此,塞浦路斯岛上的人类活动由间断、孤立状态逐渐步入了人口不断增加、各定居点之间相互往来的连续发展阶段。

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由于原居住于小亚细亚半岛南部的卢维人(Luwians)的入侵,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纷纷外逃,其中部分难民渡海来到塞浦路斯,定居于塞岛西部的菲里亚地区。^①随着安纳托利亚难民的到来,塞浦路斯居民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塞岛居民从此开始冶炼青铜,进入青铜器时代。塞岛居民的墓葬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像新石器时代那样以生前居住的圆形蜂窝状房屋作为死后的墓穴,而是开始使用户外公墓,在塞岛上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这种公墓的遗迹。同时,在墓葬中发现有十字形小肖像,说明当时塞岛居民已有对某种神祇的崇拜。安纳托利亚难民定居的、以菲里亚为中心的地区的这种变化了的文化,被称为菲里亚文化。

塞浦路斯著名历史学家 C·斯布里达奇博士认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塞浦路斯人,与很早就有雅利安人部落定居的安纳托利亚大陆上的人是同一种族。”^②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塞浦路斯人,从人种上讲属雅利安人;从来源上看,他们是第二批定居者和安纳托利亚难民的后裔,一般称之为古塞浦路斯人或土著塞浦路斯人。

二、古希腊人移民成为塞岛居民的主体

继安纳托利亚难民之后,古希腊人来到塞浦路斯。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公元前 16 世纪,移民主体是古希腊的迈锡尼-阿卡亚人(Mycenaean-Achaean);第二时期为公元前 13 世纪末至公元前 11 世纪初,古希腊人大量移居塞岛。

公元前 17 世纪,迈锡尼-阿卡亚人进入希腊中南部,后来征服了克里特的文化中心克诺索斯并向周围扩张。“从那时起,迈锡尼人就在爱琴海上居于统治地位,并且不断扩展他们的海外领地。他们的活动遍及地中海东部,特别是以铜矿著名的塞浦路斯岛。”^③据记载,公元前 1500 年,首批 1200 名迈锡尼-阿卡亚人移民来到塞浦路斯,定居于东南部的恩科米(今萨米斯附近)、克提昂(今拉纳卡)和伊达利昂等地。^④在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较完整的迈锡尼-阿卡亚人城市的遗址,而且塞浦路斯北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至今仍称为“阿卡亚人海岸”。

迈锡尼-阿卡亚人移民对塞浦路斯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迈锡尼-阿卡亚人的到来,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迈锡尼-阿卡亚人成为塞浦路斯居民的主体。与古塞浦路斯人相比,文化发达的迈锡尼-阿卡亚人是富有阶层和权贵。塞浦路斯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塞浦路斯最早的王国“阿拉西亚”或“阿赛”就存在于这一时期。在埃及的“阿玛尔档案”中,有阿拉西亚国王与埃及法老和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国王往来的书信。^⑤公元前 13—前 12 世纪之交,阿拉西亚王国因遭“海上民族”(Sea Peoples)的劫掠和破坏而灭亡。

① 参见 Costas P. Kyrris, *History of Cyprus*, Nicoc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37.

②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9 页。

③ 英]休特利·达比、克劳利·伍德豪斯著,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翻译小组译:《希腊简史》,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15 页。

④ 参见彭树智主编、何志龙著:《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6—27 页;Stavros Pantel, *A New History of Cypru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and The Hague, East-West Publications, p. 4.

⑤ 参见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16 页;Veronica Tatton-Brown, *Ancient Cyprus*, second editi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7, p. 31.

东方文献中曾提到的“海上民族”，其中就包括古希腊人，他们因迈锡尼文化解体而向地中海东部地区迁徙。公元前 1225—前 1190 年，“海上民族”相继摧毁了塞浦路斯居民的主要定居点恩科米、克提昂、辛达、马阿、皮拉等城市，随后有部分“海上民族”在被他们夷为平地的废墟上重建并定居下来，这是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一次移民潮。公元前 12—前 11 世纪之交的特洛伊战争，造成了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移民潮，这一次，古希腊人向塞浦路斯移民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古希腊人大量移民到塞浦路斯并在岛上相继建立起了诸多类似古希腊城邦的独立的城市王国，从此，塞浦路斯历史进入了王国时期。塞浦路斯和希腊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移民在塞岛建立城市的传奇故事。《荷马史诗》也提到塞浦路斯的佩福斯国王基里拉斯曾向希腊的特洛伊远征军首领阿伽门农王馈赠过贵重礼品。^①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 484—前 425 年）及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也都记述过当时塞岛居民中有数量相当多的希腊人。^② 来自古希腊的移民彻底改变了塞岛的人口结构，他们逐渐发展成为在塞浦路斯占绝对多数的民族——希腊族，古希腊文化也随之渗入到塞浦路斯社会的各个领域。早在公元前 3 千纪，古希腊文化中关于丰产女神库普里斯的故事就传入塞浦路斯，这位女神后来本土化为塞浦路斯爱神阿佛罗狄特。在塞浦路斯的神话故事里，这位女神出生在塞岛西南海岸一个名为皮特拉托罗米乌的地方，因而塞浦路斯被誉为“爱神之岛”。古希腊文化中关于其他神祇的故事也都传入塞岛，但塞岛上各地居民的崇拜却不尽相同：萨拉米斯的居民崇拜宙斯，埃皮亚和伊达利昂的居民尊崇雅典娜，而库里昂的居民敬奉阿波罗。当时，塞岛上的各城市王国相互独立，而且相互之间时有争斗和冲突发生，但所有居民的精神生活却高度一致：他们都前往位于希腊中部的古希腊宗教中心、阿波罗的圣地达尔斐奉献祭品，这一点与古希腊各城邦居民的情况极为相似。

此外，塞岛上的诸王国均采用古希腊的王位世袭制度，国王行使最高祭祀、法官和军事统帅的职权。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用品也颇具迈锡尼文化特征。迈锡尼文化在古希腊文明衰落之后，仍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通常称之为“后迈锡尼文化”。这一文化现象是移民活动在早期人类社会历史交往中具有特殊作用的典型范例。^③

三、腓尼基人移民

继古希腊人移民到塞浦路斯之后，公元前 9 世纪初至公元前 8 世纪，原居于叙利亚北部推罗城邦的腓尼基人来到塞浦路斯南海岸的克提昂，他们对克提昂进行重建并称之为“新城”。其实在此之前，腓尼基人已经把克提昂作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转站。在公元前 850 年左右，亚述人入侵腓尼基城邦，腓尼基人的舰队遭到沉重打击，腓尼基人大量移入克提昂，克提昂的阿斯塔特神庙就为首批腓尼基移民所建。亚述征服腓尼基人的西顿城邦和推罗城邦后，腓尼基人进一步向塞浦路斯迁徙。不过，腓尼基人并未在塞岛上进一步扩张，只是把塞浦路斯作为他们向地中海西部的西西里岛、撒丁岛、迦太基甚至西班牙扩张的基地。

亚述征服塞浦路斯后，腓尼基人聚集的克提昂与塞岛上的其他王国一样，也向亚述王称臣

① 参见 塞浦路斯·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12 页。

② 参见 C. Spyridakis, *A Brief History of Cyprus*, Argonaut Inc., p. 6.

③ 参见拙文：《移民活动是早期人类社会历史交往的普遍形式——从历史交往看塞浦路斯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载《西北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

纳贡。亚述利用腓尼基人制衡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

波斯征服塞浦路斯后,腓尼基人得到波斯帝国的极力扶持,曾一度占领塞浦路斯最著名的城市萨拉米斯,后来在雅典的帮助下,萨拉米斯城的建立者托塞家族的后裔埃瓦哥拉斯一世被拥立为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雄心勃勃,决心以萨拉米斯城为霸主,把纷争不和的诸王国统一起来,摆脱波斯人的统治。他的行动由于遭到腓尼基人的强烈反对和波斯帝国的干预而失败。但他对塞浦路斯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他把古希腊拼音字母传入塞浦路斯,并在全岛推广,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古希腊文化在塞浦路斯得到广泛传播。

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取代波斯人统治了塞浦路斯。亚历山大病故后,其部将——统治埃及的托勒密和统治马其顿的安提俄克(又译为“安提帕特”)——对颇具战略价值的塞浦路斯展开了激烈争夺。公元前 312 年,托勒密的军队占领克提昂,杀死了支持安提俄克的克提昂国王普米阿慧,腓尼基人的著名神庙被付之一炬,从此结束了克提昂作为腓尼基人王国的历史。此后,塞浦路斯浓厚的希腊文化氛围,使腓尼基人逐渐融入希腊人之中。同时,塞浦路斯最早的居民古塞浦路斯人也被希腊人所同化。C·斯布里达奇斯博士认为:“土著的古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4 世纪和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几乎已经完全希腊化了。”^①也就是说,此后的塞浦路斯希腊人从种族意义上讲,已经融入古塞浦路斯人(雅利安人种)和腓尼基人之中。

四、犹太人移民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

犹太人向塞浦路斯移民最早始于公元前 2 世纪中叶。^② 其原因是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趁埃及内乱和巴勒斯坦的犹太统治集团内讧之机,攻占耶路撒冷,杀戮抵抗者,劫掠圣殿,并宣布犹太教为非法,禁止犹太人从事一切宗教活动,并强迫犹太人改宗,从而造成犹太人外逃。而当时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对犹太人相对友善,甚至“把犹太人看作是人民中可信赖的人”。^③ 犹太人移民主要定居于塞浦路斯南部的萨拉米斯,并且保持犹太教信仰。

罗马帝国统治塞浦路斯后,犹太人继续向塞浦路斯移民,尤其在公元 70 年,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起义,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之后,犹太人便进一步流入塞浦路斯,这就使得本来人数已经众多的犹太人愈益增多”。^④

公元 45 年,著名使徒犹太裔塞浦路斯人巴纳巴斯(Barnabas,又译为“巴拿巴”)与使徒保罗奉安提阿教会差遣,开始了基督教史上第一次向外邦传教之旅,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塞浦路斯。在保罗和巴纳巴斯的说教下,罗马帝国驻塞浦路斯总督塞尔吉乌斯·保罗(Sergius Paulus)皈依了基督教,这成为基督教渗入罗马帝国政权的开端,也是罗马贵族接受基督教的首例。^⑤ 后来巴纳巴斯再次到塞浦路斯传教,并创建了塞浦路斯直属使徒教会。公元 75 年,巴纳巴斯被视基督教为异端的萨拉米斯的犹太教徒用乱石砸死,以身殉教。

公元 116 年,萨拉米斯的犹太人发动了反对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大起义,疯狂杀戮塞岛上的

①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53 页。

② 参见 Costas P. Kyrris, *History of Cyprus*, p. 155。

③ 参见 以]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74 页; Stavros Pantel, *A New History of Cypru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p. 12。

④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53 页。

⑤ 参见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52 页。

希腊人和罗马人。罗马帝国向塞岛紧急调集军队才平息了这次起义。据记载,在这次起义中死亡人数达 24 万人之多。^①这个数字无疑是被过分夸大了,但它却说明了双方相互残杀的程度,而且冲突的双方均为非基督徒,基督徒并未参加。C·斯布达里奇斯博士认为,该事件“导致异教徒大量被消灭,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②公元 117 年,罗马帝国“下令把所有犹太人立即逐出塞浦路斯,凡迟迟不走者处以死刑”。^③“然而,这又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后来发现的许多铭文里,都提到有犹太人和犹太会堂的继续存在”。^④这些留下来的犹太人可能已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为了能够继续生活在塞浦路斯,只能皈依基督教;继续存在的犹太会堂,很可能是犹太人进行基督教活动的场所。萨拉米斯的犹太人起义对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因为这一时期尽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尚未获得合法地位,但罗马统治者已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徒的处境比犹太教徒要好些。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在塞浦路斯,他们与主体民族希腊族人信仰同一宗教,最终逐渐融入希腊文化之中。从此,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在融合了古塞浦路斯人和腓尼基人之后,又融合了犹太人。

五、阿拉伯人移民及其被希腊人同化

公元 7 世纪中叶,崛起的阿拉伯人与拜占庭帝国对极具战略地位的塞浦路斯展开了激烈争夺。公元 653 年,阿拉伯帝国驻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组织了对塞浦路斯的首次远征。阿拉伯人侵入塞浦路斯,在塞岛上大肆掠夺,撤离时,穆阿维叶将“登记在册”的 12000 名阿拉伯士兵留驻岛上,并鼓励阿拉伯人向塞浦路斯移民。此外,穆阿维叶还在塞浦路斯西南海岸的佩福斯城附近安置了许多叙利亚士兵,命令他们利用岛上丰富的木材建造战船,为攻打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做准备。公元 680 年,穆阿维叶忙于与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争夺哈里发之位,因而向拜占庭帝国做了让步,撤走了留驻塞浦路斯的 12000 名阿拉伯士兵,只有少数阿拉伯人继续定居塞岛。

随着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的建立,阿拉伯人又恢复了对外征战,多次入侵塞浦路斯。公元 965 年,拜占庭帝国利用阿拉伯帝国衰落之机占领塞浦路斯。实际上,在阿拉伯人袭扰时期,尽管塞浦路斯处于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的双重统治之下,但由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诸多因素,塞岛上的希腊人支持拜占庭帝国而反对阿拉伯侵略者。戴维德·胡特(David Hunt)在《塞浦路斯的烙印》(*Footprints in Cyprus: An Illustrated History*)一书中写道:“(当时)塞浦路斯的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拜占庭帝国手中,当阿拉伯人丧失了塞浦路斯的势力后,岛上的大多数穆斯林迁出了塞浦路斯,留下者则逐渐皈依了基督教,并被希腊人同化”。^⑤从此,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中,也就融入了些许阿拉伯民族成分。

六、独善其身的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教徒

公元 578 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丁尼二世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亚美尼亚,并将 3350 名亚美

① 参见 Vassos Karageorghis, *Ancient Cyprus—7000 Years of Art & Archaeolog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0.

②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54 页。

③ 英]迈克尔·李、汉卡·李著,北京师范学院《塞浦路斯》翻译小组译:《塞浦路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8 页。

④ 塞浦]C·斯布达里奇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塞浦路斯简史》,第 54—55 页。

⑤ Sir David Hunt, *Footprints in Cypru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Trigraph - London, 1990, p. 157.

尼亚人掳往塞浦路斯,分给他们土地,作为“保护人员和自耕小农”定居于塞岛北部,以增强塞浦路斯自身抵御阿拉伯人袭扰的能力。^①公元1136年,拜占庭帝国征服小亚美尼亚,再次将大量亚美尼亚人带到塞浦路斯,现在塞岛上的亚美尼亚人便是他们的后裔。这些亚美尼亚人仍然使用亚美尼亚文字和语言,信仰基督教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派(属基督一性论教派),其组织和礼仪接近希腊东正教。

马龙派教徒是十字军东侵时期从叙利亚逃难来到塞浦路斯的,主要定居于塞岛的西部地区,他们仍然讲阿拉伯语,信仰属于东仪天主教的马龙派。由于亚美尼亚人和马龙派信徒与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的信仰都源于基督教,同时在希腊族人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与希腊族人有着密切而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使其逐渐融入希腊族社会。曾在英国塞浦路斯殖民政府中任过职并在塞岛上进行过实际考察的英国人迈克尔·李和汉卡·李认为:“他们现在已完全被岛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的马龙派教徒都自愿留在具有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的区域内,用希腊语作为同官方和外来人士交流的语言。”^②但是,从民族(更准确说应该是种族)角度看,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的马龙派信徒作为塞浦路斯的少数民族依然存在,只是在宗教和文化上他们与希腊族人更相近而已。

七、土耳其人移民及其与希腊族人的关系

与希腊族人相比,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可谓姗姗来迟。1571年9月,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并向塞浦路斯移民。从此,塞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讲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土耳其族人。

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共同生活在这个蕞尔小岛上,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从未因宗教问题而产生过冲突。这是因为,一方面,自1489年威尼斯人取代鲁西格南王朝(1192—1489年法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立的王朝)统治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希腊族人敲骨吸髓的统治,曾激起希腊族人的多次反抗,当时希腊族人希望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把他们从威尼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征服塞浦路斯,实际上是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的争夺,未触动塞岛上希腊族人的利益,因而当时希腊族人对土耳其人并无恶感。在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之初,曾发生过极少数希腊族基督徒为免交人丁税而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③但从整体历史过程来看,在土耳其人统治塞浦路斯的200多年里,希、土两族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民族融合。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都早已形成,尤其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两大世界性宗教,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均视之为他们的民族特征而备加珍视。希、土两族均把保持自己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看成他们与各自的母体民族——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和土耳其本土的土耳其人——联系的纽带。因此,希、土两族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纯洁而严禁彼此通婚,从而严重阻碍了两族之间的深层交往。实际上,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

① 参见 Costas P. Kyrris, *History of Cyprus*, pp. 169 - 170, 206.

② [英]迈克尔·李、汉卡·李著,北京师范学院《塞浦路斯》翻译小组译:《塞浦路斯》,第64页。

③ 参见 Stavros Pantel, *A New History of Cypru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p. 28; [英]迈克尔·李、汉卡·李著,北京师范学院《塞浦路斯》翻译小组译:《塞浦路斯》,第65页。

习与接受对方的语言、宗教和彼此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方式,然而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在这三方面却壁垒森严。

其二,土耳其统治者在塞浦路斯实行民族宽容政策。在土耳其统治塞浦路斯之初,帝国素丹(Sultan,又译“苏丹”。在我国的中东研究领域趋向统一使用“素丹”)对希腊族人宽容有加,曾多次发布谕旨,告诫驻塞岛的土耳其人官员不得使用宗教法和在税收方面欺压希腊东正教会信徒,“如果我听到欺压异教徒或擅自增税,从而导致异教徒臣民不满以至影响社会稳定者,将严惩不怠”。^①而且素丹的确严惩过欺压希腊族人的土耳其人官员。1660年,素丹承认塞浦路斯教会大主教是基督徒的非官方保护者,并允许他直接觐见素丹,面陈人民疾苦。1754年,塞浦路斯大主教被确认为人民的“埃恩纳克”(Ethnarch,奥斯曼帝国在希腊东正教地区所设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官职,相当于省长、总督或民族首领)。实际上,土耳其统治者不仅恢复了曾被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剥夺的希腊东正教会的权利,而且大力扶持,利用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利用当地人是土耳其人殖民统治的基本方式,它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稳定。在1821年因希腊独立运动波及塞浦路斯而导致土耳其人对希腊族人的大屠杀之前,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实行的民族宽容政策未曾改变,这一政策也就保证了被统治的希腊族人可以继续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承传希腊文化。

其三,人口少但居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族人既不能将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希腊族人同化,更不愿被被统治民族希腊族人所同化。在世界民族交往史上,统治民族被被统治民族同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其前提条件是统治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其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被统治民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土耳其族人拥有先进的文化,因而决不可能弃而皈依他。同时,希腊族人在被法国人和威尼斯人统治时期,曾经历了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残酷迫害,使其增强了抵御外来宗教和文化的力量,希腊文化能在塞浦路斯延续三千余年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因此,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分别保持着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二者并行发展,直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一状况致使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严重受阻,现实利益使彼此的敌对情绪加深,矛盾不断激化,在某些大国的干预下,最终走上了南、北分治的道路。

Abstracts Eteocyprians were found to be the earliest inhabitants living in Cyprus. Later on, Greek immigrants became the main body of the nation by integrating with Eteocyprians and immigrants of Phoenicians, Jews and Arabs as well. Immigrants of Armenians and Maronites kept their own ethnicities by living in an isolated way. The latest Turkish immigrants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ethnic groups while following their own relig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何志龙,副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丁克定]

^① Doris Alastos, *Cyprus in History*, ZENO, 1995, p. 261.

^② 参见拙文:《论塞浦路斯鲁西格南王朝的交往性特征》,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